

东纵战士

高汉如

陈雪◎著

一名地下交通员的成长轨迹
一位东纵战士的战斗历程
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坎坷人生

谨以此书纪念东江纵队成立七十周年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014033140

125
1036

东纵战士

陈雪◎著

高汉如



125
1036



北航

C1721970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纵战士高汉如 / 陈雪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218-09195-2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2496号

DONGZONG ZHANSHI GAOHANRU

东 纵 战 士 高 汉 如

陈雪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王宁 杨琬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佛山市顺德区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9195-2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1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序

郑 群

今年12月初，我到惠州参加东江纵队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时，接到作家陈雪的新著《东纵战士高汉如》的书稿，请我作序。书中的主人翁高汉如，是从孩提时就接受革命思想熏陶的东江纵队老战士。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但说起来也算是东纵老战友了。因此，接到书稿即浏览了全书，对高汉如平凡而又饱经风霜的人生有了大致的了解，从中看到了一个从小投身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对党对人民忠贞不渝的精神品质，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人感慨万千。

高汉如和我是同龄人，都出生在风雨如晦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我生在相对较为封闭的山区，他出生在广东农民运动发祥地、著名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的故乡——与海丰相毗邻的稔平半岛的一个村庄。新中国成立后，我曾一度供职于中共惠阳地委，对惠阳（惠东）的革命斗争历史也有所了解，听闻过老共产党员高维全的革命事迹，但当时并不知晓高维全就是高汉如的父亲。

在海丰农民运动和彭湃的影响下，高维全很早就投身于革命，并于1923年秋在其家乡稔山雁湖村组织农会，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随后，高维全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国民革命政府的两次东征，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东江工农武装的三次大暴动，为海陆丰苏维埃的建立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1928年夏，海陆丰苏维埃失陷后，革命处于低潮，在东江几经征战的工农红军第二师和第四师遭受严重挫折，红军官兵牺牲极大，处境相当艰难。这时，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将幸存的红军官兵撤离东江，并派中共惠阳淡水区委书记李涛到高汉如的家乡雁湖村，协助交通总站站长高维全将红军官兵护送撤出东江，前往香港。负伤的李涛来到雁湖村后，一边养伤，一边进行护送红军的准备工作。当时，年仅5岁的高汉如，在父亲革命行动的熏陶下，尤其是在见多识广的李涛的教育下，开始感悟“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道理。帮助父亲为李涛疗伤，给李涛送茶、送饭，成为父亲的好帮手。

土地革命战争失败后，东江革命根据地全面陷落。东江乃至广东全省党组织遭受破坏而停止组织生活之后，共产党人或镇压杀害，或分散隐蔽，或流亡海外，革命斗争因此而沉寂。此时，在土地革命斗争中经受磨难考验的高维全，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和围捕，高维全有家不能归，有亲不能投，被迫隐居到深山老林中。此时，高汉如已是十二三岁的小伙子，曾一次又一次机智地掩护父亲躲过国民党当局的围捕，并放弃学业，跟着父亲隐居深山，以捕猎烧炭为生。同时，以卖盐卖炭作掩护，为父亲四处联络党组织，接受隐蔽斗争的洗礼和考验。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维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重新组织革命队伍，发展党的组织。高汉如在父亲和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先后参加了抗日自卫队、常备队、青苗队组织。东江纵队成立后，他成为东江纵队第七支队的一名

战士，并于194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部队一起参加开辟稔平半岛的革命斗争，为东江抗日敌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息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解放区，高汉如和大多数东纵战士一样“复员”回乡。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围剿”，高汉如被迫隐蔽，与复员战友一起度过了东江纵队北撤后隐蔽的艰苦斗争时期，迎来了广东恢复武装斗争的新时期。在解放战争中，他带领武工队，活跃在稔山半岛乃至整个江南地区，先后参加了铁马关、白花、三家村和解放稔山的一系列战斗，迎来了江南地区的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高汉如历任手枪队队长、土改队队长、供销社副社长等职，历经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四清”等运动，不居功，不自傲，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后，这样一位自小投身革命，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却被打成“叛徒”、“特务”、“脱党分子”，蒙冤达15年之久，直至1980年才得以平反昭雪。平反时，党组织负责人曾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高汉如对自己的复职、复薪、家庭困难、子女就业只字不提，唯一要求是“恢复我的党籍！”由此可见，共产党员高汉如的坦荡心胸和高风亮节！1981年3月，高汉如不幸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儿子将他恢复党籍的决定拿到他面前，睁开已经失神的双眼看了一遍又一遍才闭上双眼。

读罢《东纵战士高汉如》，使我感慨万千。作为一名东纵战士，在其50余年的生涯中，我深深感受到他对党对国家和

人民的忠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真诚的爱，及其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

最近，史学工作者和东纵老战士对“东纵精神”展开了讨论，大家都一致认为，东纵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顽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以我看，这也就是东纵老战士高汉如一生的写照。

我劝大家特别是青年一代，都读一读这本书，或许你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和启示。

（作者系东江纵队人民武装自卫总队总队长，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司令员，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楔 子

清康熙中叶，散落在民间的各种帮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四处秘密活动，频频袭扰清政权。而盘踞在周邻的各国列强，无不虎视眈眈，垂涎三尺地盯着中华民族这块肥沃的土地。清廷官吏腐败，内忧外患，民生凋敝，一统江山再度风雨飘摇。

康熙大帝为巩固清廷统治，大开杀戒，对内从严治吏，整顿朝纲，对外加强军务，强兵戎边。而对各种反清复明组织则兵刃相见，欲以斩草除根之势加以荡涤。

一时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一片血光，百姓在恐惧中纷纷躲避逃难，辗转迁徙。

难民中，一个高姓的中年男子带着一名陈氏哑巴遗孀，夹杂在这帮衣衫褴褛的逃难者当中一路南行。他们从兴宁出发，往五华，过紫金，翻山越岭再向着沿海地带走来。他们千里迢迢、沿路乞讨而来，为的就是寻找一个能避开战乱、得以生存的地方。历尽千辛万苦，他们终于来到了海边，前面除了浩瀚的大海再无路可走了，而与他们一起南下的难民，各自在沿途的山洼或圩镇均已找到了落脚之地。无奈中，他们从海边折回白云前，翻过红满顶，便看到了雁湖。

姓高的中年男子抓起一把黑乎乎的泥土，捏了捏，手缝里流出了黏黏的泥油。他欣喜地说道：“这土地肥沃，养人！”

于是便在红满顶的山脚下，面朝千亩海滩的海湾一隅，搭起了高氏的第一顶草棚。

他就是雁湖高姓的开居先祖——大玄公。

与他同来的陈氏遗孀，也在一河之隔的简背落居。落迁异地，人生地疏，择邻而居，图的便是个相互照应。正因为有了这层漂泊迁徙、患难与共的特殊关系，简背陈姓与雁湖高姓向来和睦相处。随着人丁繁衍，两姓频频联姻且代代不断，乃至姻亲连理，源远流长。

大玄公第六代世祖高瑞钦再娶妻陈氏，生下五个儿子；第四个儿子高时仁成人后娶妻廖氏，又生育了四男二女。1894年10月22日，高时仁最小的儿子高维全来到了人世。

高维全的出生没有改变父母的贫穷命运，却揭开了雁湖村全新的一页。1923年春，高维全的长子高汉如出生，从此，他们的名字就和稔山乃至东江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楔子

第一章 稔山赤潮

- 一、汹涌赤潮 / 2
- 二、高甲降生 / 9
- 三、“七五”农潮 / 12
- 四、启蒙歌声 / 16
- 五、夜半敲门 / 20
- 六、神秘来客 / 23
- 七、红军出港 / 31
- 八、李涛教学 / 35
- 九、棋高一着 / 40
- 十、白花之行 / 45

第二章 初生牛犊

- 一、雁湖送别 / 52
- 二、县委小兵 / 57
- 三、针锋相对 / 61

- 四、高甲上学 / 67
五、白色恐怖 / 72
六、鸿门诱捕 / 75
七、牛刀小试 / 78
八、辍学进山 / 82

第三章 抗日救亡

- 一、抗战爆发 / 88
二、寻找组织 / 95
三、自卫队员 / 103
四、重建速交 / 110
五、东纵成立 / 117
六、果园宣誓 / 121
七、张媚之死 / 125
八、复仇除奸 / 132
九、家园锄虐 / 137
十、筹办军粮 / 142
十一、伏击倭寇 / 148
十二、智取稔山 / 151
十三、半岛歼敌 / 155

第四章 解放战士

- 一、东纵北撤 / 160
- 二、重振雄风 / 164
- 三、司务之长 / 168
- 四、铁马雄关 / 172
- 五、攻打稔山 / 175
- 六、半岛解放 / 178
- 七、手枪队长 / 181
- 八、土改试点 / 185
- 九、公审匪首 / 189

第五章 烟雨平生

- 一、兄弟手足 / 194
- 二、高华牺牲 / 198
- 三、三面红旗 / 203
- 四、文革年间 / 212
- 五、含冤受屈 / 219
- 六、雁过留声 / 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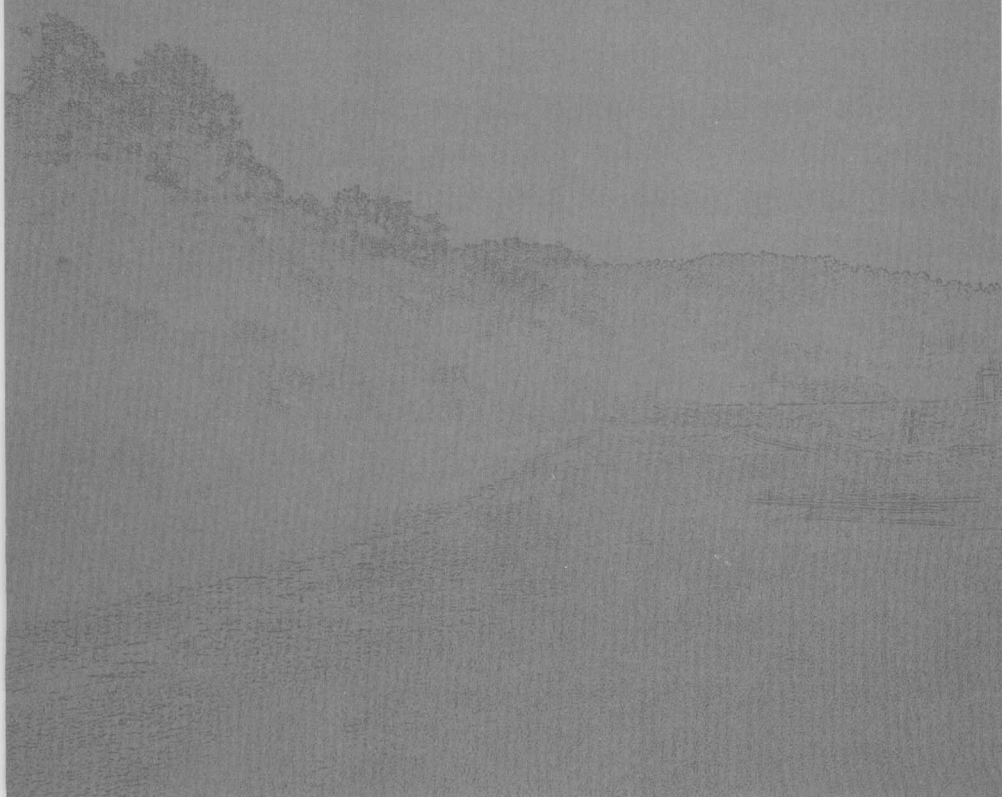
后记 / 229

附录一 采访人员名录

附录二 鸣谢人员名录

第一章

稔山赤潮



一

汹涌赤潮

雁湖村太小了，小到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标示；雁湖村太偏了，偏到初来乍到的人面对稔山也摸不清进村的路口。

莲花山的余脉从白云深处起伏而来，又向着南边的海域逶迤而去。平汕公路一出铁马关便豁然开阔，公路沿山底蜿蜒迂回，把一座树木葱葱的大山隔到了一边，因那山顶一年四季都有各种山花争相开放，红艳满目，当地人便称之为红满顶。红满顶靠南的山下，便是雁湖村。

雁湖是稔山属下的一个偏僻的自然村，旧属归善，后称惠阳，解放初改为惠东县所辖。

站在红满顶，可一览山下一排排错落有致的农舍，还有平平整整的千顷良田。白云河从白云前的山涧穿过雁湖，从村口一直流进四里外的大海，河水清冽，哗哗不息。旧时，盐船可从海上逆水而行直抵雁湖村前，雁湖村设有盐栈和小码头，尽显商旅繁华。然而，正是这么一块山清水秀，土地肥沃，水路便利的地方，从高家先祖大玄公

迁徙至此，到1949年，竟没出过一个地主富户或殷实人家。80多户人家，200多口人，清一色的长工、佃户、挑夫、苦力，屋前有千亩良田，屋后有400亩旱地，却没有一张田契属雁湖村人所有。

1906年，高汉如的父亲高维全只有十二岁，因为家里穷，只好跟着哥哥高维仕到离家十几里的碧山做长工。工钱没有，图的只是一日三餐。年纪小的高维全扛不动力气活，东家便安排他放几头牛。农闲时节牛也闲，他要把牛赶到山里或河滩去放牧；农忙的时候牛要耕地，高维全则要挑着簸箕、挂着镰刀，到山上去割鲜嫩的芒草喂牛。芒叶锋利如剑，稍不小心手指头一抓就是一道血口子，小小的高维全常常是两手血迹斑斑地挑着芒草回家。直到掌灯时分，大人把劳作的耕牛赶回栏里，高维全添上草料、喂上水、拴好绳子、扣好栏门，才可以端起东家留给他的那碗番薯稀饭呼噜噜地喝下去。

日子虽然又苦又累，却让高维全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个收获与他后来成为雁湖狮队的领头以至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

原来，那时的碧山村有个拳馆，村里的小伙子们饭后多聚在拳馆里习武练拳。授拳的师傅叫甲师，有时甲师没空来就由邓丕顶替，这两位师傅时值中年，中等身材，个子虽然不大，但长得结实健壮。授拳前，他们都要脱下大褂，腰系红绸，先把手脚伸屈几下，再蹲成四平大马的架势，一吐一纳中，浑身的肉腱子便鼓凸分明。

高维全年纪小没钱交学费，成不了学徒，便常趴在窗外瞧，看到动情处，自己也学着比比划划。有一回，甲师出来小解，看到趴在窗边偷窥的小维全，故意咳了一声，吓得高维全摔了下来。高维全以为要挨骂挨赶，干脆躺在地上不起来，甲师却一把拉起了他，微笑着对他说：“细佬仔，有冇跌着？想看拳进去看啦。”

高维全心头一热，连忙对甲师说：“我是外村来此帮人放牛的，没有钱，等到我挣到钱了一定拜您为师。”

甲师呵呵一笑，拍拍他的肩头：“没关系，进去看吧。”从此，拳馆里就多了一个常客。

高维全生来身手敏捷，活泼好动，加上悟性极高，看着大人在大厅练的招式，就默记在心，手脚也在跟着比划，等第二天放牛时，一到河滩，常能把头天套路中的一招一式学练出来。到隔天晚上，他又会再去练拳场对照，把一些记错或是走样的动作纠正过来，几个月后，竟学会了一路南拳。哥哥高维仕见了既高兴又羡慕，也跟着高维全学了起来。待有一天，甲师和邓丕都观看了高维全学会的那套舞狮的拳脚，都夸他是块练武的料，除纠正了他的一些动作，还教了一些散打的招式。甲师还对高维全说：“舞狮拳路主要是表演形式，散打才是攻击型的。当然，我们练武主要是为了防身，不能仗着功夫去欺侮弱者。”

高维全说：“师傅，我们雁湖高姓人总是受人欺侮，我怎么还会去欺侮别人啊……”

甲师问：“为什么受人欺侮？”

维全答道：“一是穷，二是人丁少。等我学会了功夫，那地主老财再逼上门来，我一拳一脚打他个人仰马翻！”说着还跨出前腿，左手出拳，后腿随即踢出，左手往上一晃再往下部一插，活脱脱是甲师教的“泼猴抓脸”和“手中捞月”的两个招式，这一比划把甲师引得哈哈大笑。笑毕，甲师说：“功夫，功夫，一胆、二力、三功夫啊，你要打坏人，首先要有胆，再就是力，最后才是技巧。”

高维全回到雁湖后，把自己在碧山的见闻与父亲和族中老人一

说，大家都觉得哪怕是勒紧裤腰带，也要出钱让村里的年轻人学点武功防身。高维全在一边极力撺掇：“碧山的村子也不大，拳馆却开了好几个，甲师说‘一胆、二力、三功夫’，胆从何来，力从何来，功夫何来——全是练出来的，不开武馆如何练？”

族中人经过商量，决定从祖宗几亩正常田的收入中抽出部分钱粮，把雁湖武馆办了起来，并先后请来了甲师和邓奕两位教头轮流教练。

其实，甲师的名气在惠阳一带很大，他的师傅曾是东江天地会的拳师，1900年郑士良在惠阳闹起义，起义军的士兵很多是拳师的徒弟，甲师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时过境迁，他很少提及那段往事。高维全特别佩服甲师的功夫，别看甲师身材矮小，三张八仙桌并排摆放，甲师一蹦就飞了过去，落地的时候身轻如燕。据说有一回，甲师带狮队到东莞演出，接狮方故意把一串鞭炮和贴着钱币的彩旗用竹竿挂在了两层楼高的屋檐下，甲师知道对方是在试探自己，便在耍棍的时候飞身而起，扶棍单手倒立，用脚把彩旗勾了来。在场的人看到了这精彩的一幕自知甲师功夫非同一般，再也无人敢于为难他了。

高维全一心想学到甲师的非凡功夫，除了忙前跑后地张罗狮队的事，练功学拳更是认真。雁湖的农闲时节，祠堂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全村20多个后生，全是布衫短褂红绸束腰，跟着高维全一起勤学苦练。甲师和邓奕一心要把维全培养成雁湖狮队的领头，所以对高维全要求特别严格。

两年后，狮队要出山了，这一天祠堂里香烛缭绕，条桌上摆满供品，气氛格外庄严肃穆。甲师手扶狮头，口中念念有词：

“舞狮束盒四四方，
束盒上面三炷香。
唯有两支敬天地，
余有一支拜祖堂。”

甲师念毕，右手一扬，高维全手捧束盒四方叩拜，“咚锵锵、